

从38℃的室外坐进网约车,冷气如煞,赶紧跟司机招呼温度

太低了,酷热极冷,吃不消。哦哦,不好意思,司机连声。气温适宜了,小伙子收声行车。戴眼镜,三十岁左右,说话轻,斯文相。倒是不怎么遇到。小师傅,车内外温差大,寒湿入身体,你不带件外套披披?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是冷暖皆觉无妨,却不知疾病中年伏击,忍不住上海阿姨的脾性发作,冷暖寒喧一下。不想就此打开貌似冷静小伙的话匣。哎,我不怕湿,我就从湿中来的。此话怎讲?

原来小伙子是远洋轮海员。长沙人,大连海事大学毕业,在远洋轮上做驾驶。开的是散装货轮,吃水量和辽宁舰航母有得一拼。世界各地都要去,主要运输来自巴西、美国和加拿大的进口大豆,还有其他国家的煤炭。他说船到了港口,除美国不能上岸,其他国家都可以免签上岸。船上吃是没问题



带着大问题去希腊

梁永安

读书时,对希腊文明有两个不解:为什么黑格尔在描述希腊哲学的时候说:“雅典娜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的时候才起飞”?难道只有在希腊文明日趋碎裂的末期,思想才能发现最深的问题,抵达形而上的透视?为什么希腊人会说,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文明人,主要看他能不能欣赏悲剧?反过来说,是不是野蛮人的精神世界里只有粗糙的快乐,而无法体悟悲剧的肃穆?任何哲学或艺术都不是悬空的,都要成长在地球上,切入人间至深的问题中。很喜欢看雨,天和地千丝万缕地连接在一起,催生着万千生命。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如英国诗人雪莱所言:“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和艺术之根都在希腊。”希腊之行是一堂大课,咖啡馆、小街、古城、爱琴海、岛屿……处处都是活着的历史。走一走,拍一拍,做不到了然于心,却也是欣悦的相遇。

一夜秋风起,今秋上海因受持续高温影响,桂花比往年晚开了些时日。市区里的桂花树,好似约好了一般,在国庆长假前后陆续绽放。

不喜欢长假出远门的我,趁着秋高气爽,走进初建于清乾隆十年的曲水园。漫步于古色古香的“曲水流觞”九曲回廊,我被“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的金桂所吸引,竟忘了欣赏二十四景,只顾寻觅20多株百年桂花树的身影。

“独占三秋压群芳”的桂花,因其“月中之树,天上之香”的美丽传说,成为古往今来当之无愧的秋日花魁。李清照有诗曰:“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辛弃疾赞其“染教世界都香”。这些金黄的、小小的花蕊,守着千年光阴渡口,守着曲水园几百年青石板小径,不慌不忙,从容淡定,将春水的思念、夏蝉的缱绻,温习了一遍又一遍。只待秋风邀约,一缕天香清逸绝尘,浓芳致远。

国庆假期前曲水园赏桂寻香的游人络绎不绝,园内的桂花树仿佛懂得游人心意,在欢声笑语中开得更加恣意。微凉的秋风传递着甜蜜的芳香,丝丝缕缕沁人心脾。或许这就是秋天的含义,挥别

上海的流动气口

龚静

的,荤素都有。哦,那你可是大海航行中把舵的呢。也没有也没有,小伙子淡淡道:现在大多自动驾驶,我就是进出港以及一些关键节点动手,当然监测是随时必须的。天天看看看看云看大海感觉如何?哎,天天看,也是闷的。我一年有8个月在船上,每天负责0:00~4:00和12:00~16:00这两个时段驾驶,共8小时,其余时间就待在自己船舱。那平时和同事们有时间交流?很少的,船上24个船员,各忙各,工作时间错开的,接触极其有限。有网络吧,上上网也好。船上网络很不稳定,卫星电话较贵,每分钟1美元,而且得先保证船长使用,船长要频繁地与上下各方联系的。小伙子说工资倒蛮不错的,每年还有4个月假期。在这么“卷”的当下,这工作该羡慕多少人。那你怎么到上海来开网约车呢?不在家休息休息,或出去旅游旅游?也不是很有意思,连续4个月在家里太平淡了,平时在海上太寂寞,社会经验

也相对简单,不如到大城市来看看城,看看人,和人聊聊天,多感受感受。就来上海租了房子租了车,开起了网约车。不靠它生活,每天跑时不长,想着哪里不错,就停了车,看看玩玩,也去博物馆看看展。女朋友有了吗?还没有,每年8个月在船上,有点难。也想换个工作做做,在上海也去面试过,不过好像适合的也不多。毕竟船上虽寂寞,专业对口,收入上佳。暂且先这样过一段吧。

上车时感觉寡言的小伙子,一路聊到下车。听得出来,他一方面还满意自己的生活状态,一方面又心有不甘,想着变一变,但也不是说变就能变的,大海的宽阔并不能都安慰到人心的多面,如今间歌着上岸看人,似乎也部分安慰了他内心的悸动,部分平衡了生活的动静。

年轻网约车司机不少,周末兼差的也不少。这小伙算是假期休闲兼打工,切换人生体验。

初夏外出叫车,遇到另一位年轻司机,80后,聊下来还是隔壁小区的,老家江西九江的,2001年考取上海交大船舶工程专业,硕士毕业,现在上海一家船舶公司做销售。先生跟他聊起中国船舶行业近来的亮点,他惊其专业,言语稠密起来,说最近在和意大利、希腊的客户谈船舶销售,他们都是欧洲航海大国。还自豪地说我国第四艘航母出航有望了。当下,轮船行业可谓欣欣向荣。听下来是位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为什么周末不在家歇歇呢?我好奇。在家呆着老是看手机不好,还是出来转转的好,赚点油钱也好,碰到聊得来的说说话挺好的。手机短视频那些多看太碎片化了。是不是觉得深度思考力降低了?我问。是啊,他感叹:我还是蛮喜欢读纸质书的。于是我这个

开万点黄”。一缕源自广寒的香气,穿过深深浅浅的光阴长廊,遍洒高雅洁净的云外天香。一轮明月坐在高处,听生生不息的桂花,絮叨天上人间的奇闻趣逸。黑夜暗自泼墨,执笔婉婉缠绵的红尘眷恋。“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吹断月中香。”万里河山不动声色,收藏属于秋日的浪漫篇章。

天香云外飘

戴薇薇

喜欢秋雨连绵之夜,倚窗对话心思澄明的桂花。“弹压西风擅众芳,十分秋色为君忙。一枝淡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一场秋雨洗净风尘的桂花,尤为清新淡雅,对岁月脉脉含情,与季节盈盈含笑。那一刻,只想捧一盏桂花酿,看秋风卷起一地香雾,听秋雨洗净凡尘素笺,任思绪在十月辗转成诗、飘落如画……

当香飘十里的桂花,遇见沪上人间烟火,大街小巷,便捧出甜蜜馨香的桂花蜜,捧出清香四溢的桂花糕,捧出馥郁甘甜的桂花茶,捧出软糯香甜的桂花糖藕……为十月增香,为秋日添彩。

莫羨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荣。”步入金秋的上海,一抹浅黄摇曳于十月眉间,一缕冷香穿行在大街小巷,一湾秋水温柔了青石幽巷,灵动成“二十四桥明月夜”的唯美画卷。

喜欢月朗星疏的秋夜,和先生漫步古镇,赏一树“叶密千重绿,花

甲辰夏日,酷热难耐,兹写千字文《飞鸟咏》解暑。从一则飞鸟进课堂的趣事到联想大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从《夜光杯》刊发到朋友圈众议,从鸟儿的鸣啭到现代世界各地观鸟新潮的方兴未艾,从个体生命的观鸟和拍鸟到充满了对自然爱的《瓦尔登湖》……

我想起了梭罗,想起了已被奉为世界文学瑰宝的《瓦尔登湖》。六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初访瓦尔登湖,朝朝之年,我的夙愿是要去看一看梭罗写作《瓦尔登湖》的实地。癸卯秋日,又旧地重游,世事沧桑,观湖思贤,道法自然。

回望1845年,从是年7月至1847年9月6日,梭罗在瓦尔登湖隐逸两年多,他对大自然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感,对鸟亦然,尤对鸟的“乐音”和飞姿更甚,遗憾的是当时还没有现代的相机和录音机,没有留下小精灵们的模样和啾音,然而在《瓦尔登湖》一书的末尾,却对此有一段细致入微、生动有趣的描述:

“我在湖中看到了一只潜水鸟,在这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中,我听到了夜莺,棕色的鸫鸟、画眉、小鹪、雀子和其他的飞禽。林中的画眉是早已听到了的。鹪鸟又到我的门窗上来张张望望,要看看我这一座木屋能不能够做它的窠,它翅膀急促地拍动着,停在空中,爪子紧紧地抓着,好像它是这样地抓住空气似

的,同时它仔仔细细地观察了我的屋子。”(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首个汉语中译本)。

如今看来,梭罗是一位名符其实的观鸟者,他观察鸟儿的姿势,他倾听鸟儿的鸣声,感怀鸟儿具有的秉性和情感,当他看到飞鸟飞进他的小木屋,又飞出去了,于梭罗而

飞鸟咏补遗

张广智

言,飞鸟探屋,穿越人与自然,散发出此种具有人性的情感,而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正因为此,他的《瓦尔登湖》既是一本哲理精深的散文杰作,也被当代文学家奉为“生态文学”的主皇。

时光似水,距梭罗的《瓦尔登湖》问世已有整整170年,距泰戈尔写《飞鸟集》也有百余年了,当飞鸟在梭罗小木屋内歌唱或无声地飞过,当飞鸟飞到泰戈尔“窗前歌唱,又飞去了”(《飞鸟集》首句)时,两者写作相距也有65年了,然文脉贯通,遐思连绵,敬畏自然,颂歌自然,梭罗之心灵,泽被后世,影响当下,两者旨趣何其相似乃尔,正如梭罗所言:“当一切都成为过往,瓦尔登湖依旧在看不见的远方荡漾。”是的,望远方,“静心观鸟得幸福”,我们确实要感恩鸟儿,没有它,日子将



难以维系,前路或将黯淡无光。《飞鸟咏》刊发后,在热烈反响中,我也收获了几则观鸟和拍鸟金帖,与读者共赏。

《复旦校园观鸟指南》,“指南”收录37只鸟,且有37幅鸟儿的靛照,漫步复旦园,“指南”在手识鸟,相当实用。

“我相信你的爱”,笔者亦借此作为小文的“最后的话”。

偶然的的机会去了新场,一下子就被古镇独有的味道吸引。

古街古巷古河古桥古道古建筑古牌坊,不见高楼大厦的居高临下,少了车水马龙、霓虹闪烁,亲切温馨感扑面而来。街巷里叽叽喳喳的当地方言和其他地方方言,不绝于耳,尽管听不太懂,却不觉“疏离”。鸡汤馄饨、油墩子、草头饼等上海经典小吃,街边当地菜农临时摆设的摊位,一个挨着一个,熙熙攘攘的人流伴着喧闹声,浓浓的“烟火气”在街巷里萦绕,不由得想起儿时老家农村的庙会,精神富足感瞬间在心底升腾。

漫步老街,店小二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此时听着并不觉着吵。“甜芦粟要咬?汤圆要切咬?三黄鸡要切咬?”的叫卖声在耳畔回响,异乡客的我们竟有种古镇主人的错觉,这是老上海该有的味道吧。

洪东街有家融现代气息、以书店和音乐为主题的咖啡馆——“一期一会书吧”,傍依小河,文艺范儿倍足,进得店中正好碰上有玩音乐的小伙驻唱,给古镇陡添一道别样的风景。楼上景观露台,偶遇几位讲法语的外国友人,禁不住与他们简短交流起来,在欢笑声中愉快地共情共鸣着。

咖啡馆不远处有家竹编工艺品小店,踏进店门,只要你目之所及、手之所触,店主会自然及时地介绍竹编器物的性能优良,顾客与店主间的分寸拿捏得无痕、舒适。

位于新场大街南端的南山寺,在两株600年古银杏树庇护下,古韵尽显。正门前巨大的香樟树下,有个流动咖啡摊位,摊主是个帅小伙,正用不大的器具具有模有样地制作咖啡,咖啡香早已飘至鼻尖。冲着他的认真劲儿,此刻此地此景对一个咖啡爱好者来说,唯一能做的就是买上一杯,尝尝这特定时空中的咖啡味。寺庙近处是老百姓的菜田,移步其中,青菜、毛豆、茄子、辣椒等农作物的香味裹挟着古镇的底气,在空中飘转,芬芳四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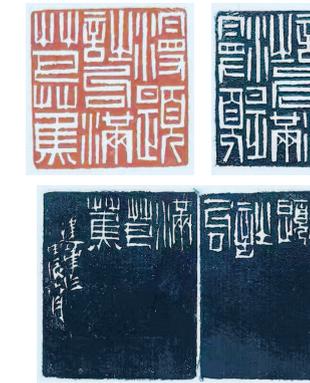
街角碰上叫卖的葡萄、小西红柿,总是忍不住要买上一些,清水冲洗后急不可待地品尝起来,能吃出小时候的味道来。

古牌楼附近,有位邵姓阿婆地摊小菜卖相甚好,与阿婆交流爽快干脆,每次踏上新场古镇的旅程都会想起她来。

这就是新场古镇,让你不由得爱上她。新场的美,新场的好,新场的独特,都写在古镇的角角落落里,融进古镇的风里,刻在古镇的基因里,让人心仪,让人欢喜,让人迷惑。

周末闲暇,只要得闲总要到新场古镇走一趟。每次回到新场都有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收获。不起眼的平民美食、不大的古街、穿梭的游客,以及诸多独有的元素伴着古镇的风,镌刻在心海中。

新场古镇,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这儿。不仅因为有小吃美食,还因为新场人的热情热心、善良朴实,与他们交流,总有说不完的话,道不明的亲近温暖,那份纯粹真诚自然让人艳羡,弥足珍贵。



漫题诗句满芭蕉 (篆刻) 杨建华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文科生和这位新世纪交大工科生聊起了阅读和文学,还谈到了上海主题的小说。

一个而立,一个不惑,都有正职,网约车这种灵活的工作方式似乎给他们带来几道日常的缝隙,有点收入,还能换换心情,接触更多的世情,这大概也是

是大城市赋予人的一些小小的气口。

酷暑里邂逅的一位司机也是90后,直抒胸臆风格,金融行业工作的他似乎遇到了职业烦扰(或瓶颈),何况如今金融行业确实问题多多。“我就周末出来开开车,也想换换脑子,会碰到不同行业的人,有时候一句话真能启发到的”,我们也一路聊到目的地,也谈到过去的阅读和现在的碎片化阅读,“我还挺怀念以前读《古文观止》时那种仔细耐心,好像看完一篇文章能琢磨很久的”,聊到下车时,小伙子让我推荐书,这个可不敢,阅读其实是很私人化的,不同生命阶段和书的缘分深浅不同,“就读你想读的书,读进去喜欢的书,当然,你喜欢古籍的话读读《庄子》也蛮好的,也许能让你换个角度看问题”。下车,像要烧起来的空气,倒也不焦灼。

上岸到城里看人,周末兼职与人聊天。上车天南地北,现实人情;下车隐没于人潮车流。彼此也许松弛了心情,也许多少有些若有所思,加持了互通的人心,平常的日子就多了点意思,多点了通物,至于意思一定能赋予什么,其实也未必,但高架高楼间的这点意思,就蛮有意思的。所以我对AI时代中人的气息能量还是保持乐观。

十日谈

秋韵之行 责编:郭影

十月初的喀纳斯正处于它短暂的秋季,徒步正是好时候。